

眾聲喧嘩：學生說、老師說、家長說

眾聲
喧嘩

學生說 | 老師說 | 家長說

當多元性別議題進入校園

■鄭芷昀 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

隨著公投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再次被納入討論範疇：性平教育的目的為何？究竟要教什麼？多元性別議題列入性別平等教育課綱是否「正當」？

性別教育議題的爭議

近年備受關注的多元性別議題，陷入是否必要成為教材的爭議。支持者秉持「尊重多元」的立場與目標，期望將過去被社會視為禁忌，進而產生誤解、標籤和歧視的議題，公開磊落的與學生討論交流。反對者則認為青少年正進入自我認同形成的階段，多元性別的教育會「混淆」該階段青少年的自我認同，甚至誤導他們對「正常」親密關係的認識，也有反對者主張「色盲不用特別教，大家都會認識，同志也應是如此」。

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，觸及心理與性相關的議題，如同禁忌一般，顯而易見並不如單純因生理呈現的現象被自然的接受。多元性別族群真的像色盲一樣能被視為無異於他人、不教就會被認識且獲得尊重嗎？

為何學生需透過正式課程瞭解多元性別？

進入教育現場，也會發現以性別特徵、性傾向相關的貶抑詞彙訕笑或貶低他人性別氣質的現象並不少見。這個現象，是否也是社會的真實縮影？檢視性別平等教育，不論是性別氣質、性傾向，甚至多元成家的議題，其核心與初衷都是回歸到「尊重」的本質，即學生能否學習尊重差異。其二，我們需要向學生主動伸出接納的雙手。從身旁友人、相關報導中得知，不少非異性戀傾向者，早在青少年階段、甚至更早，就已明確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，也經歷不敢為人知曉的辛苦和掙扎。在我們的學生當中，或許也有正為自己的性傾向煩惱、擔心「異於常人」被嘲笑而不

繼續前行 vs. 調整步伐：公投後的性別平等教育特別報導（上）

眾聲
喧嘩

敢透露，甚至感到罪惡感的學生，再看看過去因非異性戀的身分不被認可而犧牲的孩子，教育階段的老師若能主動帶頭營造友善的環境，是否有機會降低遺憾和傷害的發生？此外，也催化學生意願能夠培養對多元的開放胸襟、尊重與自己相異的人，並讓這群孩子感到被安全接納，利於其正向自我概念的形成。

友善的環境，最根本的就是上述的「尊重」，尊重態度的培養，又必須建立在知識的基礎，例如：同志、多元成家相關議題，也需由性別概念的認識開始。論及方法，平等開放的「對話」或許能讓我們理解學生現有的知識觀念，以及這些觀念形成的脈絡與歷程，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或態度後，針對學生的需求，或以教師發現問題所在，設計相關的課程內涵與合適的教學方針。而針對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，則可呈現來自社會的多元意見、以及相關的歷史事件，讓學生了解社會現象的多元面貌再引導思考，避免落入單向灌輸的陷阱。回到多元成家和同志議題，該議題在學生的生活經驗中可能是少有接觸、甚至也有所誤解，若讓學生願意聆聽來自少數、相異於己的聲音，或許有助於尊重的基礎：同理能力的養成。

打破，是為了尊重與自由

筆者曾在國中輔導課程中設計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，系列課程期望達到的目標，是從生活中的性別現象，反思自身的價值觀，以及平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，也從多元性別概念，延伸到性別刻板印象，從「男、女二分」的習慣，看見除了「方便」的優點之外，二分法仍可能衍伸一些負面效應：二分法是否就是刻板印象或是對立的源頭呢？就如同小學時期，在桌面上刻畫了楚河漢界，一旦越界就會受到懲罰，移植到性別議題，對性別的訕笑、歧視，也是一種越界的懲罰。另外，也透過實際的案例，例如：唐鳳或是變性者的例子，讓學生思考：「原來在生活中，存在著與自己在性別認同上相異的人，當我聽到這些與我不同的人，有什麼感受或想法」；並藉此引導學生反思，在我們的社會中，若自己是他們，可能會遇到什麼境遇。

而在這個部分，筆者亦放進了性別光譜的內容，然而，在實施後不久，亦得知此議題引起沸沸揚揚的爭議，部分出版社順勢將這部分的內容移除，遂引發筆者對於教授性別光譜進一步的省思：究竟教導性別光譜的目的與用意為何？回想學生上課時的反應，發現此概念的確不容易操作，但也發現光譜的使用，並非要找出

眾聲喧嘩：學生說、老師說、家長說

眾聲
喧嘩

絕對的定點，重點除了讓學生曉得生理、心理性別可能存在差異，同時也讓學生覺察社會對性別自動化的二分法規範，如何影響自我形象與特質的認同。而課後回饋普遍是正向的，在認知層面，學生了解性別認同、性傾向並非一種能隨心所欲控制的「選擇」；情意層面，有些學生表達對於自己不符合性別的社會期待，感到更加自在。從學生的討論與回饋當中，更深刻理解重要的是，能否不因慣性的二分法而遭受懲罰或懲罰他人，給予自己、他人同等的尊重，以及差異的存在是否能被「允許」，為學生營造允許與涵容的空間，當學生有機會體會被接納的經驗，將成為他能夠同理他人的養分，帶著這些經驗再去影響他人。

教師：轉化型教師的潛移默化

在多元文化諮商的內涵中，「社會正義」是其重要核心之一，在社會脈絡中理解案主的生命與困境，跳脫被動的調適觀，與案主一起向諮商室外延展、尋找對話與改變的可能性。而這不僅是諮商場域運用的典範，教師也能在教育場域將教育行為視為一種社會行動、扮演影響社會的推手。性別刻板印象，在教育現場依然是無所不在，例如：教科書中使用的詞彙、插圖，依然可能反映了當今社會許多被視為常態的性別現象，而這些「理所當然」的現象，似乎紮根、以隱微卻持續的方式影響著教育，亦即形成負面的潛在課程，即便正式課程中，使學生的性別知識紮實、「知道」要尊重，但情意與行為上卻仍相悖離。

面對該現象，除教材教法的調整，深刻體會多元文化的議題必須謹慎，更重要的前提是，教師自身對於性別議題的持續覺察與省思、是否擁有對課程、對社會現象的批判意識，發現生活中值得被質疑的假設或是常態，才能引導學生反思。同時，能夠將自身的開放與尊重，展現於師生互動，畢竟「人」與「關係」能夠引發的影響，是最深刻的。在實施的歷程中，筆者也覺察自身的性平課程從設計到實施，需要再更加細膩與開放，一如在同性婚姻相關的公投案結果揭示後，網路出現撻伐的觀點，視反對者如敵，使兩方陷入對立的狀態。這個現象對教育的啟示是，必須避免讓性平教育的實施，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灌輸，造成盲從潮流、為了反對而反對，而是能夠經過思考，才是真的實踐有意義的對話與獨立思考。♥